

张山雷医集

下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
《张山雷医集》

编委会

中国医药出版社



R249.5
=5L
:2

99471

张山雷医集

(下)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会 编校

人民卫生出版社

C0165031



(京)新登字 08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山雷医集 下册/ (清) 张山雷著;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会编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5

ISBN 7-117-02182-9

I. 张… II. ①张… ②浙… ③张… III. 医案, 个人-清代 N. R24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13436 号

2V46/23

张 山 雷 医 集

(下)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会 编校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西里 10 号)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胶 印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787×1092毫米16开本 63印张 4插页 1488千字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3 000

ISBN 7-117-02182-9/R · 2183 定价: 80.80元

〔科技新书目 351—188〕

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张山雷医集》编委会

主编：于诗俊、叶德铭、盛增秀、汤金土

副主编：赵树珍、吴康健、蒋福海

业务秘书：吕直、叶可夫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诗俊、王坤根、王 英、王锡珍、王樟连、
方秀兰、方春阳、叶可夫、叶德铭、吕 直、
应志华、汤金土、李安民、吴秀雄、吴康健、
邵志锋、郑红斌、施仁潮、赵树珍、俞中元、
俞欣玮、姚真敏、郭沈旺、徐树民、钱俊华、
盛增秀、程志清、董襄国、蒋福海、蔡文彪

学术指导：邵宝仁

顾问：吴士元、邱茂良、汪维章、孙平、
王赞纶

总 目

重订中风斟论.....	1
沈氏女科辑要笺正.....	103
小儿药证直诀笺正.....	217
疡科纲要.....	327
谈医考证集.....	381
箱篲谈医一得集.....	415
古今医案平议.....	445
箱篲医话.....	899
张山雷医案.....	927
编校后记.....	991

重订中风新论

应志华 编校

內 容 提 要

《中风斟论》是张山雷先生专论中风的著作，成书于1917年，复于1933年重订。全书凡三卷。卷一为中风总论，主要阐述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名、病因、病理的认识及内外风混淆辗转变革的过程，反复申论《素问》气血上菀的本旨及其与中风的關係，详尽剖析类中、真中原因之不同，内风、外风证情之各别，强调施治切勿混同；卷二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主要是关于中风脉因证治分析和分证辨治，系统论述中风证治八法；卷三为古方平议，集历代各家有关中风的方论，详加释义。本书立论新颖，颇多创见，特别是结合近代医学有关理论，着力阐发中风的病因病机，提出治疗本病的基本原则和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这次编校，采用1933年兰溪书庄印行的张氏体仁堂本为底本，以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本（简称上卫本）为主校本，并参校了1922年兰溪福华石印所印行的版本。此外，原书眉批均改为夹注形式移至相应的文句下，并标以〔批〕的字样。

《重订中风斟论》高序

医生者，医病者也。医书者，指导医生以医病，且以医医生之病者也。病人之生死机缄，操于医生笔下，而医生之或致草菅人命，大率由所读医书有以误之。然则医生杀人，律当以从犯论罪，而主犯宜归罪于著书之人。国医著作，奚啻万千，言之成理者固多，然按方投剂，能有效验者几何？能不误人者又几何？医学之书，有关生命，宁不重欤？《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惟是医家之言，即所以立功立德，其言而当，生死肉骨，非功德而何？神农《本经》、轩岐《灵》、《素》，实为国医鼻祖。微言精义，后学南针，于是乎在。独是年湮代远，言之不详，学子研求，难寻端绪。仲景之时，去古未远，伤家族之死亡，悯民生之疾苦，乃本《灵》、《素》而著《伤寒论》。盖因病而求治法，辨证以立论方。其证多者，则论精而详；其证少者，则言简而略。若《伤寒论》中之所谓中风，则为发热汗出恶风脉缓之证，实即后世之所谓伤风，外感风邪，其见证且较伤寒为轻，为《素问》之中风名义，同条共贯。是以本论六经，皆有中风之条，都属寻常外感，非后世所谓昏厥暴仆，气粗脉大之中风可以并论。不谓《金匱》以降，竟以辛温发散之法，疗治猝然昏仆之大厥，二千年来，讹以传讹，牢不可破。虽曰求鱼缘木^{〔1〕}，似无后灾，岂知救火抱薪，倾刻灰烬。漫漫长夜，听盲人瞎马以驰驱，芸芸群生，含续命、愈风而物化，乃相率而委之病不可治。吁！其果不可治乎？仆早年从淮安高映清先生游，先生为淮上名医，踵师门而求治者，日恒数十百人，中风之证，固数数见之，而难期速效。师尝谓门人曰：最难治者惟中风，虽古人亦无良法。然投以清平凉降，似较诸辛温发越为佳。逮仆临证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凡治中风，悉本先师遗法，虽无大误，然捷验难言，觉恒有不慊于心^{〔2〕}者。十年前，由上海千顷堂书局购到嘉定张山雷先生所著之《中风斟论》两册，读其序言，已觉如有所悟，及将全书读完，则心胸开朗，二十载疑团，一朝冰释，不禁拍案大叫曰：何张氏多医，古今病理，多由一家发明耶！仲景著《伤寒》、《金匱》为万世法，伯龙《类中秘旨》足以补仲景之遗。今得山雷氏推阐详明，发扬而光大之，又足以补伯龙之未备，是当与《伤寒》、《金匱》鼎足而三。第以推翻古书成说，并《金匱》而犹有怀疑，似乎清夜扪心，不无骇咤。但每遇痙痲抽搐，昏瞢痉厥等证，悉以介类潜镇法，小试其端，多能随手有效。仆乃幸得能治中风之名，而求治者亦日益多。年来斯疾之获愈者，大小证当以百计，其中病势之重且久，而治验之奇且捷者，得两人焉。一为徐州南门外益泰棧肖子青君，年五十，素劳擘画，体丰痰多，忽然昏瞢暴仆，两目失明，气促涎流，危在旦夕。邀仆至时，晨曦初上。脉则滑数洪大，欲视其舌而不可见，面色绯红，喉声曳锯，举家哭泣，以为恐无生望，仆急授以潜镇大剂，方用三甲合龙齿、石决、白芍，佐以二至、桑菊等物，覆杯得安。午后略加冬、地、玄、丹甘寒之品，连进两剂，次日目明舌和，语言清析。调理两月，竟以渐愈。一为徐州西乡郝寨郝可亭之子，十二岁，病两载有余。每晨睡眠将醒之

〔1〕 求鱼缘木 爬到树上去捉鱼。比喻行动与目的相反，一定得不到结果。

〔2〕 不慊(qiè 怯)于心 慊，满足，惬意。《庄子·天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尽去而后慊”。全句意为不满足自己心愿。

际，必瘳疯抽搐，昏不知人者约半小时，口流涎沫，角弓反张，无间寒暑。昼日虽如常态，终是机钝神呆。郝家道有余，中西医诊治殆遍，见《徐州民报》与《新徐日报》有登载仆之医话者，特跋涉来城求治，缕述经过情形。视其色则萎黄，按其脉则滑数，目蓝而光滞，舌腻而边红，旧说所谓肝阳夹痰热上扰，亦即今之所谓血冲脑也。即授以潜镇清平，略佐化痰为剂，方用生牡蛎、生石决明各一两，蛤黛散、青龙齿各五钱，牛蒡子、栝蒌子各三钱，桑菊、竹茹、丝瓜络、苏子霜各一钱五分。一剂甫投，病即不发，大便略解痰涎。其父喜曰：药果效矣！能保持悠久乎？先生何其神也。仆曰：姑且待之。原方进退，连服三十剂，继又改作膏丸，调理半载，于今数年，竟未一发。以上两证，仆所以不用羚羊者，非不知羚羊独入厥阴，较易获效，因近时价贵，动须一二十金，中人之家，不易措办。仆平生立愿，不用贵药，故竟毅然屏除，虽似矫枉，然此心当邀天鉴，但能效验依然，并非无羚羊而不可者，世或因其昂贵而重视之，仆为揭明斯旨，则贫穷者受惠良多。仆每因人过誉，转觉自惭，不敢攘人之功以为己力，恒对誉我者曰：治愈斯疾，非仆之能，乃张伯龙、张山雷两先生之所教，常以《中风斟诠》出示朋辈，而遇知识界中，谈斯疾者，必囑其速购此书，盖此书不独医病人之病，且以医医生之病矣！仆昔年不能速医是证，是即仆之一病，今得此书医之，而仆之病愈，而病中风之病者，更可以速愈。饮水思源，是皆伯龙、山雷所赐。惟伯龙先生去今稍远，空殷慕蔭^{〔1〕}之思，而山雷先生，又相隔迢遥，莫遂识荆之愿。两投尺素^{〔2〕}，都被误于浮沉，一缕丹忱，时萦怀于梦寐。壬申十月，通函兰溪协记书庄，探询山雷先生近著，遂得先生手字，红云一朵，不啻天外飞来。更闻《中风斟诠》重订行世，不禁喜极，致邮索取，并述相慕之殷，以及仆受此书之益。承以书来，囑为作序，附以重订本之一二两卷，细读一过，则理论精详，益臻完善。中风病之证治，叹观止矣！又闻有脑神经病《古今医案平议》之辑，将来可称璧合珠联。仆尝见今日医林著作家多矣，如夫己氏辈晦僻怪诞，毫不可解，及附会新学说，非马非驴，不足评论者外，上焉者，或多文章倜傥，而方药无灵，理论精详，而实验难必。求其效如桴鼓，捷于影响若是书者，曾不可多觐^{〔3〕}。仆乃是书实验之人，敢作负责介绍之语。先生此作，绝非欺人之空论，更非如投机事业，思以牟利者所可等视。可谓祖述《素》、《灵》，继往开来，一则佳话。爰以读是书之经过，序述如上，以告同人。仆草茅下士，人微言轻，非搢绅名流，借一题词，可为篇幅增光者比。且山雷先生之体仁堂医书，久已不胫而走，又何待仆之揄扬^{〔4〕}。且仆与先生，尚无一面之缘，更非曲阿之好，良由获益于心，不觉形之于笔，有如骨梗在喉，哇而始快。仆为此序，乃序述所得此书之助力，作报告实录。见此者其勿以为恭维酬应一派可也。

时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仲冬神交教弟白下高行素序于徐州寓庐之行素轩

〔1〕慕蔭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慕蔭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后用为钦慕贤者之词。

〔2〕尺素 古代用绢帛书写，通常长一尺，故称写文章所用的短笺为“尺素”。陆机《文赋》：“函绵邈于尺素。”亦用以指书信。张九龄《当涂界寄裴宣州》诗：“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此处喻书信。

〔3〕觐(gòu) 遇见。《说文》：“觐，遇见也。”

〔4〕揄扬 宣扬；发扬。曹植《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重订中风斟论》自序

拙编《中风斟论》，于壬子仲春，乍见伯龙氏类中之论，心有所悟，遂以属稿。迨至丁巳，整理甫就。戊午八月，包君识生以神州医药总会名义，创办神州中医学校于沪上。其时医会粗具雏形，医校成立仅赖包君奔走，得会中同人解囊相助，草昧经营，遽而开课，讲堂资料仓猝无徵，猥^{〔1〕}承下问，谆嘱赞襄，乃以此稿授之，遂有医校之铅字本，是为拙编杀青之始。洎^{〔2〕}乎庚申来避兰溪，加以润饰，于壬戌岁，用石印法再付手民，辱承同好，闻而函索，五六年间，竟以告罄，然问讯者，犹复相属。窃念此编虽仅属国医学理之一端，而确有征验，藉以远绍上古神圣心传，是国学存亡绝续一大证据。不佞治医卅余载，惟此差足以贡献社会，稍能补救民生疾苦，当思推广以期及远。但原本第一卷之十四节论慢脾风病理，疑是阴气上冲，亦能使脑神经变化一条，似乎语太凿空，不若以阳不布护，不能养脑立论，较为切近显明，用是更为修正，并补入此病未发之前必有先兆一条，俾得防患未然，病家医家俱可作曲突徙薪^{〔3〕}之计，是即古人所谓上工之治未病。爰以重订为名，更以问世，惟期海内贤明，匡其未逮，而有以教之。又最近五年来发生一种时疫，病起头痛，脑后痛，身有大热，面目俱赤，且多呕吐，旋即昏不知人，咬牙痉厥，或为角弓反张，呼痛不彻，或竟不言不动，无臭无声，最速者数小时而就毙，其次亦三五日、七八日告危。国医几于无可措手，而新学家则名以脑脊髓膜炎。揆度病情，盖亦气火陡升，脑神经之变动，乃彼之学者，则谓与血冲脑绝端不可同论，诚以彼之显微镜里分析细微，验得血液形态，既有岐异，自当别有研究。初无大处落墨，提挈纲领，以探其源之例。不佞所见是证，虽最危者，诚无挽救之术，然常用大剂白虎及紫雪一类，治愈多人，而同道中之循用是法者，亦颇有验。观其目赤颧红，头痛如破，唇焦且茧，脉大劲弦，气火升腾，发扬激越，血升冲脑，盖亦信而有征，但含有传染性质，是为时行之厉气。沪上神州医药总会定以疫症为名，差为有据。惟此证之获愈者，热渐退时，多有两颐、唇颌、项侧发出颗粒红瘰，或如水痘者。苟得此瘰，即无反复，可见阳明、少阳郁火得泄，里热自解，此虽与类中之血冲脑者见证不尽合符，然其为气火上冲则理无二致。附书所见，就质通方，或亦举三反二之一助云尔。

癸酉仲春张寿颐山雷甫识于兰溪城中福山之麓

〔1〕 猥 谦词。犹言辱。李商隐《上尚书范阳公启》：“嘉命猥临，厚贻仍及。”

〔2〕 洎(jì 记) 及也。《集韵》：“洎一曰及也。”

〔3〕 曲突徙薪 曲，使之弯曲；突，烟囱；徙，迁移；薪，柴。全语意为把烟囱改成弯的，搬开灶旁的柴，避免发生火灾。后用以比喻事先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发生。

《中风斟论》张序

吾华医学，昉^{〔1〕}于上古，盛于汉唐。论杂病者，自《素问》以降，莫不以仲景《金匱》、玄晏^{〔2〕}《甲乙》、《巢氏病源》、孙氏《千金》、王氏《外台》诸家为轨范。诚以汉唐家法，辨证论治，具有精义，可为万世不易之法守，不比宋、金、元、明诸书，时以泛滥空言充篇幅，作皮相语也。独至中风一证，昏厥暴仆，无非肝阳不靖，生风上扬，而证以古书，则此是内动之风，《素问》本不在中风之例，至《金匱》、《甲乙》而始谓之中风。方且皆以为外感之寒风，则与肝气自旺，火盛风生之义，枘凿不合^{〔3〕}。而后之作者，无不祖述《金匱》，皆以外风论治，疏风散寒，习为常例。《千金》、《外台》方药最夥，辛散温升，如出一手。直至河间、丹溪之论出，而始知为火为痰，病属内因，本未尝感触外来之邪风。然议论虽互有发明，而所述治法，犹恋恋于古人续命诸汤，终不能为内风昭示正轨。盖识病之误，已在汉唐诸大家，则后之学者，纵有觉悟，亦不敢大放厥辞，直抉古人之谬，而是病之误为古书束缚，固已二千年矣！近数十载，欧风东渐，新学大昌，其论此病，谓是血冲脑经所致。但就其病名言之，岂不与国医之所谓中风者，分道而驰，不可强合。然蓬莱张氏伯龙《雪雅堂医案》，则据《素问》“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一节，谓即肝火自炽，生风上扬，迫令气血上逆，冲激入脑，震动神经，而失其知觉运动之病，融会中西学说，以阐明此病之渊源，信而有征，同条共贯，可为中外医学沟通之初步，岂非科学中一大发明。其治法惟以潜阳镇逆为主，使气血不上升，脑不受激，则汹涌波澜，顿然平定。但从大处落墨，批大郤，导大窾^{〔4〕}，一切兼证无不迎刃自解。日日出矣，燭火俱熄，乃令读者陡然觉悟，心目为之清明。惟是内风上扰，必挟胸中痰浊，随气而升，故当昏瞢眩仆之时，痰涌涎流，十恒八九，临时急救，必以泄降浊痰为第一要义，而滋腻药物，多非所宜。伯龙知参术壅气之不可误投，而反欲以二地、阿胶与镇逆潜阳并进，尚是未达一间，此则误读立斋、景岳诸书，未免贤者之过。同学张子山雷，早弃儒冠，殚精^{〔5〕}医术，读书万卷，寝馈廿年，阅历既多，具有心得，能以古书供其运用，而不为古人所愚。每谓中风一病，古今议论，都无真解，独于伯龙之《类中秘旨》一篇，服膺最挚。第微嫌其镇肝滋肾，不分次序，则当气升痰塞之时，粘腻适以助壅，难收潜降摄纳之功，乃为之分别缓急，条举治法，而先引证古籍，辨明内因外因，罗罗清疏^{〔6〕}，如指诸掌。然后是病之来源去委，昭然若发蒙。书成三卷，名曰《斟论》。斟不平者而使之平，洵为治是病者绝无仅有之正鹄。伯龙开其源，得山雷氏导其流，于是临证处方，铢两悉称，而今而后内风暴动之变，

〔1〕 昉(fàng 访) 一始也。《列子·黄帝》：“众昉同疑。”注：“昉，始也。”

〔2〕 玄晏 魏晋著名针灸学家皇甫谧自号玄晏先生。著有《针灸甲乙经》。

〔3〕 枘凿不合 枘，榫头；凿，榫眼。榫头同榫眼合不上。比喻两不相合或两不相容。《楚辞·九辨》：“圉凿而方枘兮，吾因知其铼铼而难入。”

〔4〕 批大郤，导大窾 语出《庄子·养生主》。即成语“批郤导窾”。批，击；郤，同“隙”；窾，空。在骨头接合处批开，无骨处就势分解。比喻处理问题时善于从关键处入手，因而顺利解决。

〔5〕 殚精 殚(dān 单)，竭尽。殚精，竭尽精力。

〔6〕 罗罗清疏 语出《世说新语·赏誉》：“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罗罗，开朗放诞貌。此处引申为阐述问题条理清晰。

始得卢循续命之汤^{〔1〕}，裨益于医界病家必非浅鲜。惟其辨正古人之误，虽以《金匱》、《甲乙》，举世所共知为医学大宗者，皆在纠绳^{〔2〕}之列。翻尽古人成案，犹恐笃信好古之儒，或有疑其持论太奇，未敢轻信者。要之内风、外风，在《素问》显有区别，至《金匱》而始以内风诸证，皆作外风，殊非《素问》所谓中风之真旨。即据《素问》以正汉唐之误，而《金匱》、《甲乙》诸书，不得不谓其自有误会，况乎今之实验，既有明征，则古之成方，信多贻祸。民命至重，诎可不辨。此事实之不能模棱两可者，初非炫异矜奇^{〔3〕}，好与古人作无端之饶舌也。若以介类潜阳之品，专治气火上浮，肝阳内动之病，则宋人许学士真珠母丸已开其例。近贤孟英王氏，颇擅其长，文彦业师吴门黄醴泉先生，亦喜用之。龙、牡、龟、鳖、贝齿、珠母、玳瑁之属，连类而书，不嫌复叠，镇摄之力，视伯龙所言，殆十倍之，而其力始专，其效尤著，狂澜砥柱，乃可櫓撑^{〔4〕}。山雷此编，固以伯龙之论，触类旁通，阐幽烛隐，而得此绝大之觉悟，然专倚介类以建殊勋，盖即从孟英、醴泉诸家之治案悟出，非拘拘于伯龙一家言者，且专用潜镇以定内风，亦非伯龙本旨。盖伯龙意中，因欲以潜降与滋填并进也。此山雷之缜密，固有较胜于伯龙者，青出于蓝，洵非虚语。而孟英诸家之治验，殆其旁证之得力处耶！山雷又有《古今医案平议》之作亦将就绪，其脑神经病一编，采集近贤治案，可见一斑。敢书所见，以质山雷，其以为知言否？僭加评鹭^{〔5〕}，并为点句以归之，尚其速付手民，唤醒俗学，俾呻吟床箠^{〔6〕}者，早得针膏育而起废疾，则书生之有益于世，功德亦不为小矣！爰叙涯略，以告世之治此学者，要亦医林之一大关键，非钞胥家^{〔7〕}所可同日语也。吾道中不乏读书明理之才，必不以鄙言为阿私所好。

时民国六年在丁巳冬十月同学弟同邑张文彦洛钧氏序于沪城寓居之半庐

洛钧少寿颐八岁，幼习举子业于吾邑南翔镇李晦云先生门下，寿颐有同门谊。后颐从同邑黄墙村朱闾僊先生习医，洛钧亦弃儒而在沪从黄醴泉专治此学。醴泉笔下轻灵，为沪城寓公前辈，洛钧从之逝者五年，尽得其前后三十年治案十余巨册，入手既正，所造自醇。光绪之季，寿颐寄寓沪滨，旧雨^{〔8〕}重逢，所学者同，过从益密。盖十年来无三五日不见，见则非此道不谈，相与纵论古今各家得失，而证之以彼此经验，实地蹉磨，获益不浅。洛钧又尝从西学家习治疡术，嫌彼所用药，止能防毒防腐，而于退毒围毒，止痛拔毒，去腐生肌诸法，国医旧学，未尝不详尽缜密。独惜市肆中通行疡科各书，大都含糊浮泛，无一精切适用之本，常从寿颐讨论黄墙朱氏外科家学，寿颐乐得同嗜，吾道不孤，恒为指示窾要，苟遇大证，互约同勘，应手最多，好学殷拳，而临证复详慎不苟，侪辈中胡可多得。丁巳秋仲，寿颐纂集是编，初稿就绪，持以相质，蒙题是序，且详加眉评，为之点句，誉吾太过，不免阿私所好之嫌。止以缔交有年，深识此中甘苦，颇能道着寿颐欲言未言之隐。

〔1〕 卢循续命之汤 语出《十六国春秋》：“卢循遗刘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续命汤。”续命，乃活人性命之谓。

〔2〕 纠绳 举发弹正之意。《隋书·刘昉传》：“若不纠绳，何以肃厉。”

〔3〕 炫异矜奇 夸耀自己新奇的见解。

〔4〕 櫓撑 櫓，支；拄。撑，抵住；支持。支持，抵住的意思。

〔5〕 鹭(zhì 质) 定也，与正通。《集韵》：“鹭，一曰定也。”

〔6〕 箠(zé 责) 用竹片制成的床垫子。亦泛指竹席。《说文》：“箠，床棧也。”

〔7〕 钞胥家 指专做抄写工作的人。这里指那些寻章摘句，抄袭他人之作，毫无自己见解的人。

〔8〕 旧雨 杜甫《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后以“旧雨”为老朋友的代称。

同心兰契^{〔1〕}，肺腑铭之。孰意天不假年，遽于戊午夏五，忽遭时疾，一病浹旬，遂以不起，年甫三十有八。所学未竟，能无痛惜！寿颐辄以联云：廿年前槎上论交（南翔镇古称槎溪），少谈文，壮谈医，此道难得真传，何幸声气相求，阐旧说以启迪新知，吾亦自豪，也算恫瘝在抱^{〔2〕}；十稔来沪滨同客，奇共赏，疑共析，拙著且蒙心许，哪料人琴^{〔3〕}永诀，染微疴而遽辞浊世，天胡太酷，忍教学识长埋。语虽不工，盖识实也。今将拙稿订正一过，思以问世，痛神交之难再，哀旧雨之无闻，重读是序，曷禁泫然，附识数行，冀存梗概，良足伤已。

壬戌初夏寿颐识于浙省兰溪之中医专校

〔1〕 兰契 至交也。《白居易代书诗一百七韵寄微之》：“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

〔2〕 恫瘝(guān 关)在抱 恫瘝，疾苦；抱，怀中。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尚书·康诰》“恫瘝乃身”。

〔3〕 人琴 为悼念友人之词。语出《晋书·王徽之传》：“猷之卒，徽之……取猷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猷之字），人琴俱亡’”。

《中风斟论》杨序

《素问》标中风之名，病因所在，为肌腠之间，感受风邪。若瞽昧暴病，瞬癎暴死，徇蒙招尤^{〔1〕}，目冥耳聋之证，亦散见《素问》，而皆不被以中风之目。《内经》论病，苦无统系。古人所短，诚无足讳。但一内一外，大旨厘然可辨。唐宋医子，疏于考古，证状不审，治法尤谬。推原祸始，实缘《金匱》晚出，篇残简蠹，其间多后人臆入之言，有以误之也。金元以降，有真中、类中之别，而中风之说一变，主火、主气、主痰，虽各树一帜，要能芟夷芜种，特辟康庄者也。张介宾上溯圣经，毅然发厥逆之义，树非风之论，而其说又一变，惜乎处方论治，犹有遗憾。蓬莱张伯龙氏，补苴会卿之罅漏^{〔2〕}，摭采西人之新理，有《类中秘旨》之作，而其说又一变。然神经脉络，混淆不辨，降气化痰，缺焉未备，貽误学者，犹有遗憾。嘉定张山雷先生，于古人之书，欲有以会其通，于近人之书，欲有以纠其失。于是作《中风斟论》三卷，熔中外于一冶，集古今之大成，理论既备，治法尤详，后之来者，蔑以加也。《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止，心向往之。仆与先生，虽无一日之雅，而千里神交，非伊朝夕。今受书而读之，心所钦敬，达之于言，自有欲已而不得者，爰书此以弁其简端。

民国十四年三月泰兴杨百城

〔1〕 徇(xùn 迅)蒙招尤 证名，出《素问·五脏生成篇》。徇，暴疾目不明。蒙，通朦。徇蒙即目眩而视物昏花不清；招尤，头部有振动不定之感。徇蒙招尤，常伴目冥耳聋。属肝胆经病证。

〔2〕 补苴(jū 居)……罅(xià 下)漏 补，补衣服；苴，用草来垫鞋底。补苴，补缀，引申为弥缝。罅，缝隙；漏，漏洞。语出韩愈《进学解》：“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意思是弥补儒学的缺漏。后泛用以表示弥补文章、理论中的缺陷或漏洞。

《中风斟诠》张序

子舆^{〔1〕}氏之言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诚有见于载籍极博，择善以从，能自得师之不易。善读书者，要惟折衷于理论，征验乎事实，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当疑，然后能得读书之益，而不为古书所愚。国医之学，导源上古，垂四千年。《素》、《灵》、《八十一难》，虽未必果是轩岐手定，究竟神圣一脉心传，赖以存什一于千百。惜乎书缺有间，零落残编，言之未详，学者不悟，甚且以讹传讹，转入岐途，不可复问。非得有心人，懂而理之，于阅历中，推求治验，藉以阐发古人精义，则国学安有昌明之望？有识者俦，能无怅触，此吾宗嘉定山雷氏《中风斟诠》一编，洵能翦尽荆榛，大开觉路，远绍黄农遗绪，而发扬国粹者也。原夫中风病名，《素问》数见不鲜，而皆为外感风邪，则确乎可据。《五十八难》称伤寒有五，以中风为第一，宁非外伤于风之候？是以仲圣《伤寒论》，祖述《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亦以中风与伤寒连类而言，辨别同中之异，可见古人所谓中风之真相。迨乎《金匱要略》中风历节一篇，则犹是中风之名，而叙述证状，显然与《素问》、《伤寒论》之中风大相歧异。于是六朝以降，咸以《金匱》为宗，下迄金元，类中真中虽似两途，然所用药物，亦惟续命、愈风同出一辙，病者得之，百无一效。于是嚣嚣然^{〔2〕}号于众曰：世间万病，惟中风为最不可治。而病家咸知苟得是证，必无可生之望。最近二十年前，蓬莱张伯龙始有《类中秘旨》之论，主以潜阳抑降为治，而山雷引伸其义，辅之以泄热开痰，治验昭然，理法大备，竟为二千年来国医界开一新纪录。惟其致疑于古人者，并《金匱要略》、《甲乙经》，而胥加辨驳，最足以招世俗之讥，特是病理固发明于《素问》之中，则亦非山雷故为矫异，自辟岐途。疑《金匱》、疑《甲乙》，正所以信《内经》，更何问乎六朝唐宋而后。山雷固验之于事实，而真能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者，是乃吾远祖黄农神圣有灵，呵护式凭^{〔3〕}，藉以维持国学于不坠者，抑亦病家之一路福星也。纯与山雷，海角天涯，未谋一面，惟赖鱼来雁往，千里神交，承寄一编，以相商榷。爱书所见，以告同好，尚冀世之得读是书者，毋执二千年沿习之成见，来相诤难，吾道其遮有豸^{〔4〕}乎！

中华纪元第一癸亥春三月盐山宗愚弟张锡纯寿甫氏序

〔1〕 子舆 孟轲之字。孟轲，即孟子。

〔2〕 嚣(xiāo)嚣然 喧嚣的样子。

〔3〕 呵护式凭 呵护：呵禁护持。式：法则。凭：据也。全语意为呵禁护持法则依据。

〔4〕 豸(zhì 至) 通“解”，解决。《左传·宣公十七年》：“余将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杜预注：“豸，解也。”

《中风斟论》自序

中风之病，猝然倾仆，痰壅涎流，而瘫痪不仁，舌强语謇，痉厥痲疯，抽搐昏愤诸危证，接踵而来，甚则不动不言，如痴如醉。世之医者，无不知是险候，而殊少捷应之治验。即遍考古今医籍，亦莫不各有议论，各有方药。然寻绎其词旨，大都含糊隐约，疑是疑非，所以如法治疗，亦复无效。近之西国医家，则谓此是血冲脑经之病，又有称为脑失血、脑溢血，及脑血管破裂者。观其命名之义，固是离乎中医旧说，别有发明，且据其剖验所见，凡以是病死者，其脑中必有死血及积水，是血冲入脑，信而有征。顾血行于络脉之中，何故而上冲伤脑，竟致血管破裂？则治彼之学者，未能明言其原理，是以亦未闻其有切近之治效。〔批 古人未知有气血上菀脑神经之理，所以议论隔膜，则所定诸方，又安得有效？此是确实证据，则古人共认为外来之邪风者，岂非大误！〕近人蓬莱张士襄伯龙氏《雪雅堂医案》，尝论是病，则据《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一节，而参用西学血冲脑经之说，谓脑有神经，分布全体以主宰此身之知觉运动，凡猝倒昏瞢，痰气上壅之中风，皆由肝火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喎斜倾跌，肢体不遂，言语不清诸证，皆脑神经失其功用之病。〔批 引证古书，吻合无间，即参西学，又是明白晓畅，精切不浮，似此论病，真是古人所未有。〕苟能于乍病之时，急用潜阳镇逆之剂，抑降其气火之上浮，使气血不走于上，则脑不受其激动，而神经之功用可复。〔批 醍醐灌顶，魂梦俱安。〕既以申明《素问》气血并走于上之真义，复能阐发西学血冲脑经之原由，则新发明之学理，仍与吾邦旧学，隐隐合符。惟西人据剖解所见，仅能言其已然之病状，而伯龙氏引证古籍，更能推敲其所以然之病源，言明且清，效近而显，贯通中外两家学理，沆瀣一气〔1〕，而后病情之源委，治疗之正宗，胥有以大白于天下后世，洞垣一方，尽见症结。始悟古人诸书，皆未能明见及此，无惑乎凡百议论，多不中肯，遂令百千古方，不得倖图一效，则是病之所以号称难治者，其实皆不能识病之咎也。寿颐尝治甬人胡氏七十老姬，体本丰硕，猝然昏瞢，不动不言，痰鸣鼾睡，脉洪浮大。重投介类潜阳，开痰泄热，两剂而神识清明，行动如故。又治南翔陈君如深，年甫三旬，躯干素伟，忽然四肢刺痛，不可屈伸，虽神志未蒙，而舌音已謇，其脉浑浊，其舌浊腻，大府三日不行。则授以大剂潜降，清肝泄热，涤痰通府之法，仅一剂而刺痛胥蠲，坐立自适，乃继以潜阳化痰，调治旬余，即以康复。又尝治热痰昏冒，神志迷蒙，语言无序者数人，一授以介类潜镇泄痰降逆之品，无不应手得效，复杯即安。乃循此旨以读古书，始知《素问·生气通天论》“血菀于上，使人薄厥”一条，亦即此内风自扰，迫血上菀之病，更与西学血冲脑之说，若合符节〔批 又一确证。〕盖《素问》此病，本未尝以中风定名，凡《素问》之所谓中风，皆外感之风邪也。分别外因、内因，最是清析，初无一陶同治之误。自《甲乙经》有偏中邪气，击仆偏枯之说，乃始以内风之病，误认外风，而《金匱》以后，遂以昏厥暴仆，瘫痪不仁诸证，一例名以中风，且比附于

〔1〕 沆瀣(xiè 械)一气 钱易《南部新书·戊集》：“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瀼，譚者称座主门生，沆瀼一气。”后因称气味相投为“沆瀣一气。”这里借以指两相融合。

《素问》之所谓中风，于是内因诸风，无不以外风论治。此其误实自《金匱》、《甲乙》开其端，〔批 读书得闻是编之敢于纠正《金匱》、《甲乙经》者，其所据即在于此，苟能起仲景、士安于九京，当亦自知误会。〕而《千金》、《外台》承其弊，反将《素问》之内因诸风，忽略读过，不复致意。于是《金匱》、《病源》、《千金》、《外台》诸书，后学所恃以为汉唐医药之渊海者，绝少内风之切实方论，诎非一大缺憾！〔批 古无专治内风之方药，真是缺典。〕且令后之贤哲，如河间、东垣、丹溪诸大家，论及昏瞽猝仆之中风，虽明知其为火、为气、为痰，病由内发，无与乎外感之风，而犹必以小续命、大秦芩、羌活愈风诸方，虚与委蛇，姑备一说，岂非以脑经之理，古所未知，则见此无端暴病之或喎口眼，或废肢体，或更不识不言者，终不能窥测其所以然之故，犹疑为外感邪风，错杂其间，此即中风之名，有以误之。遂视古来相承不易之散风解表一法，必不敢独断独行，直抉其谬。而内风、外风之治法，仍依违于两可之间，则必使患是病者，百无一愈。〔批 为古人说出依违两可之源委，真情实理，全赖作者体贴入微，方能有此深入显出之语。总之古人于此病，皆未能识得真切也。〕今者得有伯龙此论，而《素问》之所谓“气血上菀”，及西学之所谓血冲脑经，皆已昭如云汉，炳若日星。凡是古人误认外风之议论方药，自不得不扫尽浮言，别树一治疗之正轨。惟是追溯致误之源，则自《素问》而外，即《甲乙》、《金匱》，已多疑窦，更何论乎唐宋以降。苟不证明其沿误之渊源，必有好古之士，致疑于新发明之学说，大异乎千载相承之旧，而不敢坚其信用者。则泥古之弊犹小，而临证之害实多，用是不辞愚昧，专辑一编，藉以研究始末。〔批 翻案太大，不得不仔细推敲，表明原始，此编之所以论议反复，近于繁冗也。〕乃知《素问》辨别之精审，以及汉唐误会之源流，未尝不马迹蛛丝，隐隐可据。且寻绎《千金》、《外台》中风各方，亦时有清热潜降之剂，更可知古人固恒有此肝阳上凌之病，但以习俗相沿，鲜有直断为内热生风者，则虽有良方，而后学亦不易悟得其妙用，坐令临病之时，束手无策，宁不可痛！〔批 此亦确证，何得谓古之中风必非今之气血冲脑？〕爰为考证古今，疏其要旨，并述治疗次第，具列于篇，若其兼见诸证，如口眼喎斜，肢体瘫废，或为舌短语蹇，神迷言糊，或为痰塞昏蒙，痉厥尸寝，〔批 擒贼擒王，不当支支节节，琐屑繁碎，反无一效。〕在古人不知是神经为病。恒欲分证论治，各立专方，求其一当，未尝不阐幽索隐，大费心思。岂知扞烛扣盘^{〔1〕}全非真相，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卒无效力之可言。今惟以潜降为主，镇定其气血上冲之势，使神经不受震激，而知觉运动皆可恢复。凡百兼证，胥如云过天空，波平浪静，正不必分条辨证，游骑无归。纂集经句，缮成三卷。准今酌古，似尚能识得机宜，裨益实用。持论务求其平，固以“斟诂”为名，贻诸同好。但期为病者得有切近之治验，是于民命不为小补，或亦贤于无所用心者欤！

中华纪元丁巳十月嘉定张寿颐山雷甫自序于沪北寓斋

序中所述陈如深之治验，其病在丙辰七月，初觉髀躯不利，不半日而两足掣痛，并及右手。余至诊视，已第三日，则四体俱僵，仰卧不可一动。引手察脉，即大痛呼号，惨于刀刃。其脉弦大有力，虽不甚洪数，而指下浑浊模糊，舌苔又满白垢腻，已知是痰壅气升之病。惟肢节痛楚，颇似风、寒、湿邪三气杂至之痺证，语言尚是清楚，而有时已觉蹇涩。因询其颊车

〔1〕 扞烛扣盘 也作“扣盘扞烛”。语出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后以“扞烛扣盘”比喻认识片面、不正确。